

樸學齋叢書 王清穆



四



伯

子

諱

綱

陳
乃乾



伯子詩稿

涇縣胡有恂伯春著

春祭晚歸

人家都在夕陽中萬壑青連一綫通松柏影斜春社散流鶯飛過畫橋東

戊戌九月重游紫山

憶昔曾來游狂歌雜醉舞人事多飄零名山自千古
人道酒正好我道酒尚未笑指霜林葉比我還更醉
反眼不識人日後難相見造物有深情白雲留一綫
歷險方知艱危橋穿九曲吁嗟半途人何堪一失足

雜詠

我家讀書樓樓下雜花卉樓既不甚寬樓高亦無幾旁列養魚缸有魚三四
尾魚無江湖樂庶免螻與蟻我無軒冕榮庶免怨與誹時還讀我書間觀雲

黥黥縱然難避人深喜不逢鬼

釣魚

生平何所好好結山水緣家傍丹溪水足躡崆峒峯巔我更愛釣魚樂之五六年因作釣魚說伸紙寫連篇憶昔八九歲隨姊至河沿窺姊偶回顧背姊弄溪泉十三就傳時深苦憤鼻穿師嚴畏扑責持竿不敢前道逢垂釣者手癢口流涎弱冠始學釣久之得真詮春來傍淺渚秋後立深淵蹲身視浮子秉心靜以專得魚必屢往失魚不肯旋日暮始歸來飢餓腹熬煎旁觀吃吃笑笑我苦流連人且莫笑我我轉爲人憐我釣釣魚耳人乃逐腥氎日挾策一卷奔走路幾千尙恐落人後爭誇捷足先知進不知退宦海茫無邊茫無邊泣漣漣回看垂釣者一竿獨立渺風煙因作釣魚說問君然不然

游春和寄塵弟原韻

驚自高飛魚自沉塵埃何處更相侵閒花滿徑知多少細草隨隄判淺深臨

水片時勞小駐看山一路喜長吟歸來春色濃如許翠染芒鞋碧染襟

春晴和寄塵弟原韻

莫道新晴景便佳昨宵雨尚滴空堦天能做美隨人念我最多情與子偕檢
點詩囊重拂拭安排酒器細摩揩出門一笑游山去沂水春風騁雅懷

曉起

被襟早起倚柴扉但見羣鴉隊隊飛露氣還蒸雲氣濕日光漸逼月光微一
庭露滴花枝潤半畝春深草色肥最是鷄聲茅店客一鞭歸路趁晨暉

夜雨

淒涼旅館夜三更覓句寒窗苦未成我是天涯淪落客怕聽簷漏滴聲聲
寒衾轉側擁空牀那識愁長更恨長羨煞家中姜被煖夜深應不覺秋涼

晚眺

四圍山色畫圖中晚眺閒吟興不窮正是夕陽無限好樹頭留挂數枝紅

夜坐

寒窗不寐夜悠悠連日紛纏苦未休坐客已歸童已睡孤燈淡月讀書樓

秋興和樸安弟原韻

年年奔走苦西東游子征衫淚漬紅忽聽堽篴黃葉曲始知秋到故園中

嚴子陵釣台

我聞嚴子陵光武強不起可惜淮陰侯英雄哭逝水

一竿守滄江節義存千古二十八衆星誰與客星伍

偶興

山居無一事隨步至東阡雨脚直垂地山頭高頂天微風颺野馬殘日咽秋蟬不用騎驢索新詩在眼前

幽居

小小茅廬結構新山爲屏嶂水爲隣獸因求食時窺戶鳥解忘機漸狎人兩

扇柴門開闔便一枝竹杖去來頻閒情好向閒中得莫處塵囂負此身

咏扇

用爭攜我出舍便令我藏用舍非有異世態有炎涼

飯後閒步

城南城北好風薰點點歸鴉帶晚曛細雨飛來渾不覺先從水面看波紋

旅店有感

迢迢孤館一身單剔盡銀燈燭未殘難寐偏憎童熟睡不飢徒羨客加餐榮華過眼枝頭露歲月驚心坂上丸自愧無才堪濟世敢云負我是儒冠

庚子仲冬由吉安至常武走一千餘里計廿六日風霜雨雪備嘗困苦

成五律六首

其一

曉起着征鞭風寒馬不前岸奔村沒水山失地連天日暮投何處途遙恐隔

年屈原遺迹在登弔淚潸然

其二

昨滯珠州道今朝冒雨過雲低妨壓帽路陷半成河壯血寒猶熱長途泣當歌一生頑骨健不受雪霜磨

其三

未行三十里又被阻山坡日暮風遺緊行遲路轉多樹搖冰淅瀝花舞雪娑娑正是愁難了僕夫忽抱疴

其四

旭日曈曈出天公正欲晴陰雲如幕合大雨又盆傾舊債同山積新愁似草生前灘不解事故作怒濤聲

其五

昨宿中湘市行行尚在郊小橋通古渡老屋結山坳燠足一爐火蓋頭數把

茅好風吹雨散新月挂林梢

其六

役夫力已疲策馬欲何之
沐雨頭無垢餐風腹不飢
逢人皆異地與僕訂新知
未必遇荆棘身孤自可疑

又七律一首

朔風獵獵拂征裳馬上尋詩凍欲僵
雪壓山頭千樹白泥翻水底一湖黃
不堪大道生荆棘可恨神京逼虎狼
衡嶽于今多傑士誰將功烈繼湘鄉

登常德水星樓望城市

朗江城畔好風薰大地登臨意足欣
溝澮湧如三峽水炊煙散作滿天雲
趨東山勢如奔馬向午市聲吼暑蚊
半壁人民知保佑神京何日靖夷氛

伯子詩稿終

跋

樸安兄弟三人伯春居長伯春性和藹簡易遇事若不甚經其心者又好與田父野老較晴量雨語娓娓不能休澹於世俗之名利而於家人生產則又不惜勞力以經營之蓋古隱者之流亞也早歲處館吉安嗣又由吉安走常德而回涇縣中年處館上海蓋皆教同鄉之子弟而略識之無者也民國成立同里卽不復他出好讀書不爲經生之業遇有一二語洽心者輒終身誦之不輟亦好吟詩頗不自檢點或得一二斷句卽不復足成偶有成者亦隨手散去故存稿無多也樸安七歲至十歲時與伯春同學于里中蒙師蒙師不善教誘而常得伯春之指導樸安十歲以後伯春隨先父讀書于上饒樸安則在里中從蒙師讀如故樸安十七歲時隨先父讀書于南昌而伯春則在里中處館樸安十八歲時伯春處館吉安而樸安則在里中接伯春之館事嗣後伯春由常德回里而樸安又開墾于蕪湖之萬頃圩計數

十年中惟樸安十五六歲時與伯春同隨

先父讀書于里中僅兩年耳

此兩年中一鐙相共析疑辨難在當時亦澹然若忘過後回想真有無窮之樂而亦增無窮之慨也伯春處館上海時樸安亦在上海經商雖同居一隅無復一鐙相共之事過去之光陰追憶皆可寶貴而況十六年伯春卽與世長辭耶五十餘年兄弟而聚散如是茲錄伯春遺稿不覺欷歔不能自己也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弟樸安識于海上之寓廬

亡友胡寄塵傳

吳江柳亞子撰

君姓胡氏諱懷琛字季仁後更字寄塵安徽涇縣人少聰穎從兄樸安讀書家塾稍長負笈來海上畢業育才中學益治詩古文辭兼及諸子百家言窅然有深造意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庚戌始入南社時君年二十有五矣君初應童子試胸其齡四入學校復然其注名社籍也亦自署二十有一而余年二十四歲遂自以爲長君三齡輒弟畜君明年辛亥武昌義師起余編撰警報鋪張軍事導揚民氣君實來共事焉翌歲爲民國元年壬子葉楚傖主太平洋報余與蘇曼殊李息霜余天遂林一厂暨君兄樸安咸在而君在神州日報社時黨爭方烈一日神州著論詆排國民黨樸安憤甚令君解職遂挈以來太平洋嗣余返里君遂代余任文藝編輯迄報事中廢始止自後流轉報館書局兼任學校教授幾三十年所學益孟晉君好爲深湛之思議論間意特異弗肯徇衆嘗以墨翟爲印度人點竄柳文字句胡適之舛語體詩

著嘗試集君撰文往復復自著大江集行世不知者以君爲怪誕亦有疑君
頑舊者君爲余言弱冠喜讀徐光啓利瑪竇諸譯撰書籍應試卷書率字弗
缺點畫避玄曄諱緣是被黜遂痛恨科舉並恚滿清以異族專制吾土慨然
起攘夷革命之思後居海上值世界局勢急轉直下世事千變萬化其個人
之思想亦千變萬化自信非頑舊也嗟夫觀於此可以知君之爲舉矣一二
入之役君居江灣寓廬被燬藏書損失殆盡事定滬市設通志館余屬同邑
徐蔚南主編纂事蔚南素重君卽引君自助君晨夕伏案纂勤苦嘗登樓顛
而傷其足明日蹙躄至君素博洽有所詢輒詳疏源委以告而年又長館人
以是咸尊禮爲祭酒焉二十四年乙亥君五十矣館人將爲君壽余獨詫曰
胡君吾弟也吾曾未五十胡君奈何先我君始笑而自發其覆於余也君體
羸善病八一三戰事起迄淞滬淪陷君居福履理路逼近市南烽烟彌望頗
驚悸且慮念國事期望匡復憂心良苦明歲竟得疾逝君生紀元前二十六

年丙戌舊曆二月三日歿民國二十七年戊寅新曆一月十八日壽五十有三夫人朱氏男子子二長道靜畢業持志學院從君居通志館六年余亟器重之儕輩且有跨寵譽次道倩習無綫電女子子一道梅性耿介好讀書先君歿四載其死也以應試某學校弗錄自殺年僅二十有一歲君蓋痛惜之云

柳亞子曰余與君論交垂三十稔澹而彌永終始無間君蓋粹然君子人也有所撰造輒先眎讀又嘗馳書謁勉以身後傳狀爲託今君歿幾三載余始因樸安之屬而起草焉蓋負君甚矣道梅之不祿也君親撰事略見畀乞余爲傳余諾之久未遑報今且覓君手稿弗可得余其終愧君於地下歟悲夫抑君雖長逝而道靜昆季能讀父書又得哲兄爲定文之敬禮遺書且纍然行世復何所恨繫余衰病所志百不一就且世網逼迫人事未可知計惟砥礪名節誓死弗移期毋貽朋舊羞而已九原而可作也君倘念余否耶

江村集

涇縣胡懷琛寄塵署

示大風社諸君

諸俗非吾願，伴狂亦未能。江湖雙鬢風，雨一秋燈心。熱難忘世情，空已似僧。十年負長劍，出匣欲飛騰。

早春郊行

郊外有春意，柳條猶未青。日暄知鳥樂，風輕覺寒輕。亦有孤吟興，誰知獨往情。歸來檢新曆，何日是清明。

首夏徐園觀劇

撩亂愁絲若柳絲，聞歌忽忽觸吾思。場中優孟千秋史，門外江山萬劫棋。載酒當年休說起，當年南社常宴集於此看花今日又來遲。時徐園蘭花會均已過茫茫此意

知何似，寫上銀箋化作詩。

初夏半淞園

索居何以遣浮生尋取園林獨自行
照眼波光添宿雨侵裾綠意媚初晴
已看草草辜春節猶自熙熙飾太平
惆悵一詩題壁去落花未必解余情

題畫

一個茅亭一個峯一天煙雨正濛濛
不須別處尋詩去自有詩情在此中

朗吟

少陵苦做身徒瘦太白狂歌膽亦粗
我愛岳陽樓上句朗吟飛過洞庭湖

蜉蝣

蜉蝣服藥學神仙蠻觸與兵奪地盤
寥落千秋數行史蠹魚大口吃江山
飄然一揖謝王侯浪迹遨遊大九州
更欲舉眸望天外落星如雨打吾頭
詩草狂揮一萬行醪醑爛醉五千觴
今來猶見西王母空憶當年周穆王

詠史